

万花筒丛书



The Good Society
好社会：
人道的记事本
The
Human Agenda

[美国]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著
胡利平 译



译林出版社

0104177

D03

30

万花筒丛书



The Good Society

好社会： 人道的记事本

The
Human Agenda

[美国]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著

胡利平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 / (美) 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J.K.) 著; 胡利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4
(万花筒丛书)

书名原文: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 Agenda

ISBN 7-80567-864-2

I. 好… II. ①加… ②胡… III. 国家理论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0184 号

Copyright © 1996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through Arts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16 号

书 名 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
作 者 [美国]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译 者 胡利平
责任编辑 余 水
原文出版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南京中央路 1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75
插 页 2
字 数 68 千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64-2/I·517
定 价 6.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好社会	1
第 二 章	更宽广的背景	5
第 三 章	讲究实际的时代	12
第 四 章	社会的基础	19
第 五 章	好经济	27
第 六 章	通货膨胀	35
第 七 章	赤字	41
第 八 章	收入和权力的分配	49
第 九 章	教育的决定性作用	56
第 十 章	管理:基本原则.....	63
第十一章	环境	68
第十二章	移居	73
第十三章	独断专行的军事势力集团	80
第十四章	官僚主义综合症	85
第十五章	外交政策:经济和社会方面.....	90
第十六章	地球上的穷人(一):历史背景.....	99
第十七章	地球上的穷人(二):好社会的任务	107
第十八章	政治背景.....	114

DI 16/20

第一章 好社会

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最好反省。每天,报纸、无线广播或电视、书刊、有感而发甚至有时是打动人心的演说无不针砭时弊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他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日本也好反省,但不及美国。谁也不会觉得反省有什么不好。这种探索总比轻松地假定天下太平远为可取而且更能说明问题。知道什么是对的之前必须先知道什么是错的。

但是还有另一条人们不常想的思路,这就是十分具体地探讨并界定一下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社会?怎样用尽可能清楚的语言说明我们应把目标指向何方?在承认贫富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差距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实际地消除这种差距?经济政策能为此做些什么?国家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呢?怎样可以更平等、更有效率地提供这类服务?怎样才能保护现在及未来的环境?移民、移居和移居工人呢?军事力量呢?在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中,好社会对其贸易伙伴及邻国还有地球上的穷人应负什么责任,采取什么行动?对经济

繁荣和社会幸福担负的责任遍及四海,不分国界。人就是人,不管住在哪里。不会因为挨饿、生病或是遭受其他苦难的人住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就对他们漠不关心。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虽然这一基本事实长期以来为人们视而不见,有时还受到激烈的抨击。

本书的宗旨就是阐述什么是对的。显然,人一开始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即必须区分一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和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并在两者之间划一道线。这样做及其结果在政治上也许不合时宜,而且如我下面要讲到的,在一个幸运的人处于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的政体中肯定是不合时宜的。阐明什么是好的,可以实现的社会并为之呐喊很可能只是少数人所为。但有所作为总比无所作为要好。也许养尊处优的人至少可以受到一点有益的触动。无论怎样,除非弄明白什么是好的、可以实现的社会,否则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就毫无希望。

这里描绘的是可以实现的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憧憬一个理想完美的社会过去一直颇具吸引力。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者,还有为数不少的伟大哲学家都曾憧憬过。不幸的是,一谈到理想社会,人们便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可以预见的反应即称某人的理想是“纯粹的乌托邦”。现实世界受到人性、历史和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的种种束缚,以及宪法、其他确立已久的立法程序以及政党制度所固有的种种约束。此外还有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结构——大大小小的公司企业以及它们施加的种

种限制。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笃信消费型经济——即用于消费的产品和劳务是满足人类需要和享受的主要源泉和衡量社会成就的最显著的标尺。再者,生产创造出的收入更是不可缺少。现代经济中的一个奇特的事实是:现在生产之所以有必要,与其说是它能提供产品和劳务,还不如说是它能提供就业。

若要弄清什么是好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到固定不变的体制结构和人性特点。乌托邦与可实现的理想、美妙动听的空谈与现实的可能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说明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是本文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最有问题。给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冠之以政治上或社会上行不通是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革的第一道(有时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

本书描绘的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好社会。它承认有些重大阻力无法克服,只有与之共存。但有些目标是断然不能牺牲的。在好社会里,所有的公民必须享有个人自由、基本的生活水准、种族和民族平等以及过有价值生活的机会。必须看到,对个人自由最彻底的剥夺莫过于一贫如洗。对个人自由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囊中羞涩。在冷战年代里,如果有人不肯呆在东柏林忍受种种不自由而跑到纽约布朗克斯区南部最贫穷的人中间受穷的话,他的选择是否明智并不清楚。与此同时,没有什么比可以得到金钱报酬更能激发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一则钱能购物,二则聚财本身往往也是一种享受。这一点好社会也

必须承认。这些刺激手段决定了一切。

如果说对可以左右事物的力量,其中有的源于人性,只有认可的话,对有些阻力好社会却不能,也绝不可以姑息。人们常常为了自己的私利拒绝有益于社会的变革。当前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养尊处优的富人抵制政府采取行动帮助穷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增税或使减税的承诺落空。对此好社会不能接受。此处显得似乎是致命的障碍其实不过是一种政治态度,它支持并维护恰恰需要改变的现状。如果听到有人说某项行动也许是有益的但政治上不现实,这其实是旨在保护某些人有损于社会的利益的惯常伎俩。

处于特权地位的人自然要找出种种政治理由为他们的特权地位辩护,并常常抛出最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理论。谁也不愿认为他或她的个人利益与更大的公共需要相冲突,于是发明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哪怕是有点牵强附会的理论来为自己的私利辩护就是很自然的了。有一批既乐意,又有才华的匠人可以为此效劳。随着有钱人的队伍日益扩大,这种理论也越来越有市场。下面各章抨击了这股潮流而不是随波逐流。它们的宗旨是对这股潮流提出挑战,无论它在何处反对更大、更为紧迫的公共需要。

第二章 更宽广的背景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本书^①里曾指出,在世界富国中,尤其是美国,现在存在着一种新的政治上的两极对立。从前是雇主与受雇者、大小资本家与劳动大众的对立。后者指农民,在美国则指独立的农场主。总是有人试图淡化这种利害冲突:什么从整体上看,制度是为全体人的利益服务的啦;宪政民主的至高无上地位保护了自由,并确保可以合情合理地和平解决固有分歧啦,等等。一切都无需担忧。

尽管如此,所有著名的经济政治思想都蕴含着对立。这种对立解释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现代政治的演变。一边是美国称之为的自由派人士,在其他地方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另一边是维护或认可商界利益的保守派人士。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这种对立冲突会呈现出多种形式,如一方不情愿地向另一方做让步。它还受到更为重大问题的干扰,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信

① 《自满的文化》,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92年。

仰、民族和种族的平等。美国由于当年农村人口众多,这种对立冲突显得不那么尖锐。但劳资之间的根本对立始终存在。政治上的一切言行皆基于这种对立之上。

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旧的两极对立仍遗存在公众的心理上,这是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果。但在现代经济政治中,阵线的划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均是如此。一边是有钱人和设法挤入他们行列的人;另一边是不怎么富裕的人和穷人,再加上为数不少的一批人,他们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替穷人仗义执言,主张建立一个更富友爱的世界。这就是当今经济与政治上的分野。

今天的富人无论从人数上还是成分上远远超过当年的资本家,政治上也更加活跃成熟(昔日的大资本家常常不公开谈论自己的公共作用和利益)。境遇不好的人包括大城市里的贫民,服务行业里的下层雇员,找不到工作或暂时失业的人,还有仍然遭受残存的种族、性别及年龄歧视的人以及新来的、有时是非法的移民。所有这些人基本上不具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仅靠富裕阶层中一大批关心穷人疾苦的人替他们说话。

以下是现代政治两极对立的最简化的形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均的较量。富人有钱有势,而且参加投票。关心社会的人和穷人人数占优势,但不幸的是,许多穷人不参加投票。虽然有民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有钱人的民主。

众所周知,对政府作用的不同看法是两个阵营的分水岭。在穷人眼里,政府可以决定他们生活的好坏,对有些穷人来说,甚至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在有钱人的眼里,政府是一种负担,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时则另当别论,比如军费开支、社会保险、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拯救等。这时政府就不再是负担,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且对社会有益。而政府帮助穷人则既无必要,又无好处。

在1994年秋季的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选举中,大批选民倒向政治上的右翼。选举中的头号问题即刚刚提到的政府作用及其开支,前面列举的种种例外一向不包括在内。赢得这次大选的胜利从数量上看并不像有人把它说得那样意义重大。只有不到半数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获胜候选人赢得的选票还不及全体合格选民票数的四分之一。《好社会》一书虽然动笔于这次大选前,这次选举的结果却突出地验证了本书宗旨之必要,即尽可能清楚地阐明什么才是全体人的目标,而不是有钱人的目标。

这听上去似乎超出了前面提到的可以做到的界限。可以肯定,那些在政治上貌似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看,也一定会这样说。当代的潮流却与此相反。不要因为一厢情愿而无视现实。在美国,新闻舆论界里的一部分有影响的人把如今时髦的政治观点封为真理。

这是无视一条更为深刻的真理,是对历史的根本作用视而不见。历史的作用大于一切,决定了一切。自由

派人士引以为豪的、保守派人士视为政治信念的是他们引导了社会变革。实际上社会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为了顺应历史潮流需要做出种种调整。发达国家中的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和所谓社会主义者做了或指导了这种调整。人们于是把社会的变革归于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以说很多人对此欣然接受。所有的保守派人士也都认为应由前者承担全部责任和过失。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历史。只需略为回顾一下过去即可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

直到本世纪初美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晚至大萧条时期,美国就业工人总数的将近一半在农业部门。更多的人受雇于小企业、服务行业和村镇企业。在此经济社会背景下,有没有社会保险——日后最重大的变革步骤之一——并不重要,因为赡养老人仍是子女的事。当时的人均寿命不长,靠卖掉自己的农场或小买卖的所得也足以安度为时不长的晚年。正是由于现代医学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尤其是城市工业和就业的崛起,而不是什么自由派人士或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才形成了建立社会保险的压力。

失业问题同样源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传统的农业不存在失业。农场上或辅助的农业服务部门中总有活干(大萧条时期,美国数百万城市工人靠着在农村游荡打工糊口)。由于工业的发展和都市化,失业救济才变得不可缺少。

现代医疗保险也是历史的产物。距今不久前,医疗知识还很可怜,疗效也很有限。地方医生可卖的药品种类极少。病人得病后不久即不治而亡,医药花费很低。正是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巨大进步和完善才使得医疗保险既有必要,又十分可取。这才是最根本的推动力。对于穷人或家境一般的人,诊断结果不再是等死。

在距今并不久远的年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很简单,很少遇到像产品安全或可靠与否这样的问题。买主自己就可以看出基本食品、衣服和房子的好坏,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直到不久前,农业和基础工业,还有它们的销售、供应厂商并没有造成对环境的多大破坏。今天,随着经济的扩展和日趋复杂,环境还有消费者都离不开保护。

还有更多的例子。虽然众人皆知美国的穷人生活困苦,过去却很少看到这些穷人。贫苦的黑人消失在南方农村的农场和种植园里。他们缺衣少食,住房简陋,受不到什么教育,没有任何公民权利。许多贫穷的白人隐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梁谷底。只要贫穷远离我们,不为我们所见,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穷人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来到城里,福利问题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关切,因为穷人现在与富人一墙之隔,两者互相对照,反差强烈。

历史的作用延伸至外交政策。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前,国务院不过是一小块由优雅的绅士把持的舒适地盘。

他们轻松地按部就班处理着无关紧要的问题。只是由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主要角色的崛起,殖民世界的崩溃以及穷国随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经济援助问题,加上时常需要采取干预行动以恢复和平和安宁,外交政策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谬误在于无论是美国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均认为,今天无所不管的庞大政府出自于自由派之手。双方都愿意相信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决策和行动。保守派认为社会和经济政策可以被扭转的基本观点即以此为根据。不仅美国、法国、加拿大,而且多年来英国也持这种观点。英国的保守党人怀有,或者说曾经怀有与此类似的信念。

然而历史,这一变革的真正内因,是不可逆转的。1995年初新产生的一届美国国会应保守党人的要求表示要砍掉大部分的福利待遇和现代政府的管理职能,并对政府的作用严加限制。夸下海口后接着又抛出了矛头针对某些职能和规章制度的具体法案。截止今日,这些做法已证明极不得人心。我们又一次看到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之间常见的冲突。除了可能会有一些戏剧性的、人所共知的例外,福利国家及其主要内容会继续存在下去。历史这一更大的力量仍在起作用。

本书下面建议采取的公共和政治行动与刚才提到的种种支配力量并行不悖。在此范围内大有可为。可以针对历史发展趋势更好地做出调整以与之适应。这样做时应更富有同情心,从而改善那些缺乏保护的社会成员的

生活。这恰恰是下面要论述的主题。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即: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怎样才能为所有的人争取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三章 讲究实际的时代

旧时人们曾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经济，今天依然如此。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讲演人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企业的赞成者，他或她主张公有制或如最近流行的那样，赞成私有化。这些就是束缚着我们的条条框框。

今天，没有什么谬误比这更大，并被宣传得更起劲的了。在现代经济政治中用意识形态去分门别类意味着不想抛弃空洞干巴的现成公式，改为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看看我们四周即可证实这一点。

不言而喻，好经济的作用之一就是高效率地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并以一种社会可以接受而且经济上又可行的方式分配由此创造出的总收入。毫无疑问，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足够的，甚至是极为丰富的商品和劳务。各类食品、服装、家具、汽车、娱乐及其他消费品琳琅满目。不仅如此，现代市场经济还常常制造出它随后加以满足的各种需求。消费者至上是正统经济学奉为至宝的思想之一。但它不肯面对以下事实，即消费

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生产者所取代。现代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死抱着僵硬教条不放的经济学家是不看电视的。

所以主张由国家包下消费品和劳务的生产的想法实在令人费解。东欧和前苏联的老百姓通过电视和其他现代通讯媒介看到了西方国家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后,对原政权下商品和服务的匮乏、死板日益不满。这对以上政权的解体不能不说起了相当的作用。在一个消费型商品经济中主张搞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近乎于幻想。劝说创造了消费品繁荣的资本货物——工厂设备——的生产者接受以上主张同样是不着边际。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它以权力占有问题为中心。这种理论直到今天仍为某些受到冷落的社会思想所重视。资本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大批受资本家雇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其摆布的工人、资本家个人财富的膨胀、他们同国家政权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的确曾带来说一不二的权力。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国家的行政部门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一般事务的一个委员会。”他们这样说并非很夸张。

毫无疑问,权力仍然掌握在拥有资本的人的手里。但在今天规模庞大的公司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通常已经分家。那些既拥有资本,又对经营发号施令的大资本家兼企业家,如美国的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摩根、哈